

前言

石成金撰《新刻揚州近事兩花香》（簡稱《兩花香》）四十種，是清中葉擬話本小說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和《銀目醒心編》、《躋春台》等，同被視為擬話本小說衰落時期的壓卷之作。因而，對於我國話本小說的研究者來說，值得重視。

作者撿拾「揚州近事」，取其切實而明言者「四十種」，匯集成書，意在「開導常俗」。因此，書中內容大抵是「忠孝節義」等封建道德和「因果報應」的迷信思想的說教。儘管如此，它在當時「於世道人心」還是「有所裨益」的。尤可注意的是，其中不少篇章在表現上述思想的同時，於客觀上也描寫了那時真實的社會生活，對我們認識處於大崩潰前夜的封建社會的腐朽本質，有一定的意義。

孫楷第先生《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載：「《兩花香》，存，《傳家寶》三集本，收小說三十篇」。此書和《傳家寶》三集本，實非相同。齊如山《百捨齋所藏通俗小說書錄》曾說，是書為「舊刊大字本，正文半頁八行，行二十字，有圈點，有旁批，共若干種，每種演一故事」。從「共若干種」的話來看，當未見全書。谷佛所見，僅是兩冊「殘本」，一——八種和二十五——三

十種。趙景深云：「有木刻本和光緒乙未上海書局聚珍版本」，似亦非原刻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所藏舊刻本，散佚最後六種，祇存一——三十四種，仍未能窺見全豹，甚是憾事。

承上海圖書館陳先行先生熱忱相助，我們見到了該館所藏的餘刻本。這次整理校點，即以該原刻本為準，祇改正了個別地方的錯訛，現略加說明如下：

極個別地方的缺字，則據上下文意，反復斟酌，選用較適合的字填補之，用（）表示之，並在校記中加以說明。實在無法填補的，則用□□表示。

有些注釋性文字，明顯地出於作者之手。如第四種《四命寬》結尾有「《于門種》、《陞堂戒》俱已刻載《加官捷徑》書內」，原刻本用小一號排版，我們悉從其舊。

原本每種後的批點，我們仍維持原貌。旁批依本《大系》體例，一律移至篇後。

總的說來，我們力求完整地保持原貌，對可改可不改的，一般不改；明知有誤，但不影響原作風貌的，亦不變動。

《雨花香》封二有如下文字：「是書彙記明末清初揚州故事，意在警世。出以俚俗之筆，庶家戶誦習。事雖未必盡信，扶助綱紀，挽回人心，有足取也。安得好事者衍為歌曲，或得柳敬亭其人傳諸評談，其較諸下里巴人，不猶愈乎？寄滬記。」「寄滬」是上海圖書館潘景鄭先生的筆記。他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初從蘇州文學山房購得此書，於五十年代初捐贈給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即今上海圖書館），一併說明於此。

新刻揚州近事雨花香目錄

揚州石成金天基集著

男
第
年
校
刻

第一種	今覺樓	陳益庵	惺齋十樂	一
第二種	鐵菱角	汪于門		九
第三種	雙鸞配	陳子芳		一六
第四種	四命冤	張雋生	爲官切戒	二五
第五種	倒肥黿	甘正還		三五
第六種	洲老虎	周正寅		三八
第七種	自害自	許宣等	計一事	四四
第八種	人擡人	熊開楚		四七
第九種	官業債	姚廣孝		五〇
第十種	錦堂春	江納等		五四

第十一種	牛丞相	羅洪先	六二
第十二種	狗狀元	韋明玉	六四
第十三種	說蜣螂	陳友德	六七
第十四種	飛蝴蝶	賣藥道士	七〇
第十五種	村中俏	汪賣線	七二
第十六種	閩外緣	彭秀文	七六
第十七種	假都天	陸大陸	八〇
第十八種	真菩薩	閔世璋等	八四
第十九種	老作孽	沈登雲	八九
第二十種	少知非	鄭君召	九六
第二十一種	刻剝窮	張侑子	一〇三
第二十二種	寬厚富	陳之鼎	一〇六
第二十三種	斬刑廳	武續緒	一〇九
第二十四種	埋積賊	馬軍廳	一一三
第二十五種	擲金杯	智朗師	一二五
第二十六種	還玉珮	唐甫臣	一三〇
第二十七種	乩仙傷	覺道人	一三六
		往生奇逝傳	

第二十八種	亦佛歌	許長年	一三八
第二十九種	枉貪賊	現剥皮	一三八
第三十種	空爲惡	土灰蛇	一四二
第三十一種	三錠窟	丁孝子	一四四
第三十二種	一文碑	傅府尊	一四六
第三十三種	晦氣船	妒色人	一四九
第三十四種	魂靈帶	圖財人	一五一
第三十五種	得會銀	朱朋友	一五三
第三十六種	失春酒	歟黿子	一五五
第三十七種	旌烈妻	程氏	一五八
第三十八種	剛淫婦	黃氏	一六〇
第三十九種	定死期	葛老者	一六五
第四十種	出死期	錢廣生	一六八

以上共四十種。眼前報應須知，警醒明通要法。

今覺樓

第一種

世人要享快樂，只須在心念上領略，則隨時隨地俱享快樂，切莫在境界謀求，不獨奢妄難遂，反多愁苦無休。試看陳畫師，不過眼前小就，便日日享許多自在快樂之福。誰個不能，那個不會？讀者須當悟此。

予嘗謫二句，曰：「福要人會享，會享就多福。」要知人若不會享福，雖有極好境界，即居勝蓬瀛，貴極元宰，怎奈他心中憂此慮彼，愁煩不了。視陳畫師之小局實受，反不如也。

人能安分享樂，病也少些，老也老得緩些，福也受得多些，壽也長些。陳畫師即現在榜樣也。崇禎年間，揚州西門外有個高人，姓陳，名正，字益庵，生得丰姿瀟灑，氣宇軒昂，飄飄然有出塵之表。家甚淡薄，止一妻、一子、一僕。幸西山裡有幾畝旱田，出的租稻，僅僅供食。這人讀書不多，因看破人世虛幻，每日只圖享樂。但他的樂處，與世人富貴榮華，酒、色、財、氣的樂處不同。他日常說：「文人有四件雅事，最好的是琴、棋、書、畫。要知彈琴，雖極清韻，必須正襟危坐，心存宮商，指按挑剔，稍不留意，即失調矣。我是個放蕩閒散的人，那裡奈得，所以並不習學。又如着棋，高下對敵，籌運思維，最損精神。字若寫得好，親友的屏軸、斗方、扇條，

應酬不了。且白求的多，我俱不爲①。四件之內，止有尾上的繪畫一件，任隨我的興趣。某處要山就畫山，某處要水就畫水，某處要樓臺樹木，就畫樓臺樹木。凡一切風雲、人物、花鳥、器用，俱聽我筆下成造，我所以專心學畫。若畫完一幅，自對玩賞，心曠神怡，贈與知音，彼亦快樂，每喜唐伯虎四句口號，云：

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

閒來畫幅青山賣，不用人間作業錢。

陳畫師因有了這個主意，除賣畫之外，一應詩文，自量自己才疎學淺，總不謬作，落得心無罣礙，只是專享閒樂之福。

就在西門外高崗上，起蓋了三間朝南小屋②，安住家口。苑濶約四五丈，栽草花數種③，如月季、野菊之類，並無牡丹、芍藥之貴重的④，週圍土牆柴門。苑之東南上，起了一間小樓⑤，樓下只可容三、四人，一几四椅，中懸條畫，几上除筆硯之外，堆列着舊書十餘部，用的都是沙壺、瓦盞⑥。樓上起得更加細小⑦，只可容二、三人，設有棕榻、小桌，四面推窗明朗。樓之南面，遙望鎮江、長山一帶雲樹、烟景。樓之北面，正對着虹橋、法海、花柳、林堤。樓東一望，各花園亭閣，高下參差。惟樓西都是荒墳、荒塚。陳師坐此樓，自知往日之塵勞盡去，頓生覺悟。因題「今覺樓」三字匾，懸於下層。又謔一對聯粘柱，時刻自醒，兼以醒人。聯云：

覺性凡夫登佛位，樂心斗室勝仙都。

此聯重在「樂」、「覺」二字，所謂「趣不在境」也。樓之上層，曾有客登此樓，西望盡是高低墳墓，每云不樂。師因曉之曰：「昔康對山構一園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見無非丘隴。客訊之曰：『日對此景，令人何以爲樂？』」對山曰：『日對此景，乃令人不敢不樂。』我深敬服。其所以起樓在荒塚傍，原是倣此。今每日目覩此景，皆是催我急急行樂，不容少緩也。因又謄一聯，粘上層柱，云：

引我開懷山遠近，
催人行樂塚高低。

陳師自立規矩，每日上半日畫些山水，賣得筆貲，以爲沽酒雜用。凡有求畫之人，都在上半日相會，一到午後，便停筆不畫。一應親友，令小童俱答外出^①，却在樓上，任意顛狂笑傲。夏則北迎保障，湖內蓮葉接天，荷花數里。或科頭裸體，高卧榻上，或乘風透涼，斜倚欄邊。世之炎暑，總不知也。冬則西崗一帶，若遇有雪，宛如銀粧玉琢。否則閉窗垂幙，爐燒榑柁^②，滿室烘烘，世之寒冷總不知也。春秋和暖，桃紅柳綠，梧翠菊黃，更自快心。每日清晨向東遙望，瞳瞳朝氣，生發欣然。每日午後，虹橋之畫船、簫鼓，恒舞酣歌，四時不絕。

陳師曾遇異人，傳授定慧功夫，靜坐樓上，任意熟習。少有倦怠，或緩步以舒身體，或遠眺以暢神思，或玩月之光華，或賞花之嬌媚，或隨意吟幾首自在詩文，或信口唱幾支無腔詞曲，或對酒當歌，或談禪說偈，種種閒樂，受用甚多。

但陳師的性情，落落寡交，朋友最少，止有兩人與師契厚。一個是種菜園的，姓李。只因此人隣近不遠，極重義氣^③，所以時常來往。一個是方外僧人，諱名「懶和尚」。一切世事，俱不

知曉，只喜歡坐念佛^①，偶然說出一句話來，到有許多性理^②，所以時常來往。這兩個人酒量甚小，會飲，每人不過四五杯^③，就各酣然。陳師每常相會，也不奉揖^④，也不套話，也不謙上下^⑤，只一拱手，隨便就坐。且這賣菜李老，並不衣帽，惟粗粗短衣、草鞋，賣完了菜，就到陳師樓上閒頑。若遇飲酒，就飲幾杯，桌上放的不過午飯留下的便餚一二碟^⑥。這「懶和尚」不喫葷腥，只不戒酒。若是來時，不過腐乾、鹽豆佐酒^⑦。隔幾日，賣菜的李老，也煎碗豆腐^⑧。師和尚，到他家草屋裡飲樂。

因陳師的小樓在荒郊野外，忽一夜有六個強盜，點明火把，各執器械，打開陳師門，嚇得陳師連叫：「大王，憐念貧窮，並無財物。」衆盜過牆照看，並無銅錫物件，即好衣也無，正在搜劫，忽聞門外有多人吶喊捕捉。衆盜慌張，既無財可劫，又聽衆聲喊叫，一哄而散。原來是賣菜李老，在竹籬內探知盜至師室，因叫起衆隣救援^⑨。陳師知道，感激不已。

自後過了兩個多月，又見一軍官騎着馬，帶了三個家人，捧着杯綴聘禮，口稱：「北京來的某王爺，聞師畫法精妙，特來請師往京面會。」禮拜之後，力辭不脫，陳師亦有允意^⑩。忽見「懶和尚」到來，同見禮後，向來人說：「既承好意遠來，屈先暫回，待僧人力勸陳師同去。」來人聞言，遂將禮物留下送別。這「懶和尚」拉陳師密說：「我等世外高人，名利久忘，只圖閒樂^⑪，何苦遠到京都，甘受塵勞？可將妻子、僕人，暫移鄉村，只留我僧人將禮物璧回，推陳師得病，已另搬西山服藥。」陳師依計。次日，來人見畫師藏躲，因無罪過，遂而辭去。續後聞得聘到京都之人，俱遭罪辱，方信懶僧高見。陳師遲了幾日，知京人已散，復又至小樓，仍舊安享閒樂。每常

自誤四句偈詠，云：

崗上高樓整日間，遠離塵勞。白雲飛去見青山。今日方纔知覺。

達人專領惺惺趣，功夫莫懈。不放精明空往還。切不可虛負好時光。

又常述大義禪師，傳授密訣八句，普示人衆，云：

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

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戒佛成祖只在此二句。

瞳起眼睛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瞋音擇，直視也。最要妙法。

若人靜坐不施功，何年及第悟心空。若無功夫，靜坐無益。

陳師後來老而康健，壽至九十六歲，無病而終。予曾親見此老，強壯不衰，乃當代之高人，誠可敬、可法也。陳師所生一子，承繼父業，家傳的畫法，甚是精妙。其契友李萊備、懶和尚，壽高俱至九十以外，總因與陳師薰陶染習而致也。

惺齋十樂

石成金天基

樂於知福 人能知福，即享許多大福，當常自想念，今幸生中國太平之世，兵戈不擾。又幸布衣蔬食，飽煖無災。此福豈可輕看，反而思之。彼罹災難，困苦饑寒病痛者，何等懷楚。知通此理，即時時快樂矣。

樂於靜怡

不必高堂大廈，雖茅簷斗室，若能凝神靜坐，即是極大快樂。試看名疆利鎖，驚風駭浪，不知歷無限苦楚。我今安然，靜怡性情，此樂不小。惟有喜動不喜靜之人，雖有好居室，好閒時，纔一坐下，即想事務奔忙，乃是生來辛苦之人。未知靜怡滋味，又何必強與之言耶！

樂於讀書

聖賢經書，舉業文章，皆修齊治平之學，人不可不留心精研，以爲報國安民之資。但予自恨才疎學淺，年老七十餘歲，且多病多忘，如何仍究心於此，尚欲何爲乎？目今惟將快樂、詩歌文詞，如邵子、樂天、太白、放翁諸書，每日熟讀吟咏，開暢心懷而已。又將舊日讀記之得意書文，從新誦理，恍與聖賢重相晤對，復領嘉訓，樂何如耶？

樂於飲酒

予性喜飲酒，奈酒量甚小，每至四五杯，則熙熙皞皞，滿體皆春，樂莫大焉。凡酒不可夜飲，亦不可過醉，不但昏沉不知其樂，且有傷臟腑也。

樂於賞花

觀一切種植之花，須觀其各有生活潑之機，嫋嫋嬌媚之態，不必限定牡丹、芍藥之珍貴者，隨便各種草本木本之花。或有香，或有色，或有態度，皆爲妙品。但有遇即賞，切勿辜此秀色清芳也。

樂於玩月

凡有月時，將心中一切事務，盡行拋開。或持杯相對，或靜坐清玩，或獨自浩歌，或邀客同吟。此時心骨俱清，恍如濯魄冰壺，置身廣寒宮矣。此樂何極！想世人多值酣夢，聽月自來自去，深可惜哉！

樂於觀畫

畫以山水爲最，可集名畫幾幅，不必繁多，只要入神妙品。但須賞鑒之人，細觀畫內有可居可遊之地，心領神怡，將予幻身恍入畫中，享樂無盡，不獨滄海淒然，移我性情

也。

樂於掃地 齋中掃地，不可委之僮僕，必須親爲。當操箕執帚之時，即思此地非他，乃我之方寸地也。此塵埃非他，乃我之沉昏俗垢也。一舉手之勞，塵去垢除，頓還我本來清淨面目矣。迨掃完靜坐，自覺心地與齋地俱皆清爽，何樂如之。

樂於狂歌 凡樂心詞曲、詩歌，熟讀胸次，每當誦讀之餘，或飲至半酣之時，即信口狂歌，高低任意，不拘調，不按譜，惟覺我心胸開朗，樂自天來，直不知身在塵凡也。

樂於高卧 睡有三害：曰思、曰飽、曰風。蓋睡而思慮，損神百倍；飯後即睡，停食病生；睡則腠理不密，風寒易入，大則中厥，小亦感冒。除此三害，日日時時，俱可享羲皇之樂。不拘晝夜，靜卧榻上，任我轉側伸舒，但覺身心快樂，不減淵明之得意也。

【批語】

- ① 〔行間批〕 俱說得是。
- ② 〔行間批〕 容易。
- ③ 〔行間批〕 容易。
- ④ 〔行間批〕 不惹人眼。
- ⑤ 〔行間批〕 容易。
- ⑥ 〔行間批〕 不惹人眼。

- | | | |
|---|-------|-------|
| ⑦ | 〔行間批〕 | 不必大。 |
| ⑧ | 〔行間批〕 | 妙法。 |
| ⑨ | 〔行間批〕 | 音得。 |
| ⑩ | 〔行間批〕 | 難得。 |
| ⑪ | 〔行間批〕 | 難得。 |
| ⑫ | 〔行間批〕 | 自有功夫。 |
| ⑬ | 〔行間批〕 | 無多費。 |
| ⑭ | 〔行間批〕 | 脫灑。 |
| ⑮ | 〔行間批〕 | 爽快。 |
| ⑯ | 〔行間批〕 | 不難。 |
| ⑰ | 〔行間批〕 | 不難。 |
| ⑱ | 〔行間批〕 | 義氣。 |
| ⑲ | 〔行間批〕 | 名利動念。 |
| ⑳ | 〔行間批〕 | 有主意。 |

鐵菱角

第二種

積財富翁，只知晝夜盤算，銖銖必較。家雖陳柴爛米，有人來求救濟，即如剝肉。有人來募化做好事，若修橋補路之類，即如抽筋。且又自己甘受苦惱，不肯受用，都留爲不肖子孫，嫖賭浪費，甚至爲有力勢豪攫取肥囊，全不醒悟。觀汪于門之事，極可警心。

家貧妄想受用，固是痴愚。若有財富翁，不肯受用，所謂好時光、好山水、好花鳥、詩酒，都付虛度。豈非枉過一生？更爲痴愚，誠可惜可憐。

曾有一後生，姓汪，號于門，纔十五歲。於萬曆年間，自徽州攜祖遺的本銀百餘兩，來揚投親，爲鹽行夥計。這人頗有心機，性極鄙吝，真個是一錢不使，二錢不用，數米而食，秤柴而炊，未過十多年，另自賺有鹽船三隻，往來江西、湖廣販賣。又過十多年，掙有糧食豆船五隻，往來蘇、杭販賣。這汪人，每夜只睡個三更，便想盤算。自己客座屏上，粘一帖大書云：

一、予本性愚蠢，淡薄自守，一應親友，凡來借貸，俱分厘不應，免賜開口。

一、予有壽日、喜慶諸事，一應親友，只可空手來賀，莫送禮物。或有不諒者，即堅送百回，我決定不收。至於親友家，有壽日、喜慶諸事，我亦空手往賀，亦不送禮，庶可彼

此省事。

- 一、凡冬時年節，俱不必踵賀，以免往返瑣瑣。
- 一、凡請酒，最費貲財。我既不設席款人，我亦不到人家叨擾，則兩家不致徒費。
- 一、寒家衣帽布素，日用器物，自用尚且不敷，凡諸親友有來假借者，一概莫說。

愚人汪子門謹白

汪人生性吝嗇，但有親族朋友來求濟助的，分厘不與；有來募做好事積德的，分厘不出。自己每常說：「人有冷時，我去熱人；我有冷時，無人熱我^①。」他自己置買許多市房，租與各人開店舖，收租銀。他恐怕人掛欠他的房租，預先要人的押房銀若干，租銀十日一兌^②，不許過期。如拖欠，就於押銀內扣除。都立經賬，放在肚兜，每日早起，直忙到黑晚，還提個燈籠，各處討租。有人勸他尋個主管相幫，他答道：「若請了主管，便要束脩，每年最少也得十多兩銀子。又每日三餐供給，他是外人，不好怠慢。喫了幾日腐菜，少不得見些葷腥與他解饞。遇個不會喫酒的還好，若是會喫酒的，過了十日五日，熬不過，又未免討杯酒來救渴，極少也得半斤四兩酒奉承他。有這許多費用，所以不敢用人，寧可自己受些勞苦。況且銀錢都由自手，我纔放心。」他娶的妻子，可可也是一般兒儉嗇^③，分厘不用。

一日，時值寒冬，忽然天降大雪。早晨起來，看地下積有一尺多深，兀自飛揚不止，直落得門關戶閉，路絕人稀。汪人向妻道：「今日這般大雪，房租等銀，是他們的造化，且寬遲這一日，我竟不去取討，只算坐在家中喫本了。但天氣這等寒冷，我和你也要一杯酒冲冲寒，莫失了

財主的規矩。」妻道：「你方纔愁的喫本，如今又要喫起酒來，豈不破壞了家私？」汪人道：「我原不動己財沽酒，我切切記得八月十五中秋這一日^④，間壁張大伯請我賞月，我怕答席，因回他有誓在前，不到人家叨擾，斷不肯去。後來，他送了我一壺酒，再三要我收，勉強不過，我沒奈何只得收了。我吩咐你倒在瓦壺裡，緊緊封好。前日冬至祭祖用了一小半^⑤，還剩有一大半，教你依舊藏好，今日該取出來受用受用。」妻笑道：「不是你說，我竟忘了。」即時去取出這半壺酒來，問丈夫道：「須得些炭火煖一煖方好飲。」汪人道：「酒性是熱的，喫下肚子裡，自然會煖起來，何必又費甚麼炭火？」妻只得斟一杯冷酒送上。汪人也覺得寒冷，難於入口，尖着嘴慢慢的呷了一口，在口中務溫些吞下，將半杯轉敬渾家。妻接下呷半口，嫌冷不喫了。汪人道：「享福不可太過，留些酒再飲罷。」

他自戴的一頂氈帽，戴了十多年，破爛不堪，亦不買換。身上穿的一件青布素袍，非會客要緊事，亦不肯穿，每日只穿破布短襖。但是，漸次家裡人口衆多，每日喫的粥飯，都是粗糙紅米，兼下麥粳^⑥，至於菜餚，只揀最賤的菜蔬，價值五六厘十斤的老韭菜、老莧菜、老青菜之類下飯。或魚、或肉，一月尚不得一次。如此度日，還恨父母生這肚子會飢渴，要茶飯喫，生這身子會寒冷，要綿衣穿。他自己却同衆人一樣，粗飯粗菜共食，怕人議論他喫偏食。就是喫飯時，他心中或想某處的鹽船，着某某人去坐押，或想某處的豆船，叫某某人去同行，某處的銀子，怎的還不到？某處的貨物，因何還不來？某鹽場我自己要盤查，某行舖我自己要看發。千愁萬慮，一刻不得安寧。

其時，西門外有個陳畫師，聞知汪人苦楚得可憐，因畫一幅畫提醒他。畫的一隻客船，裝些貨袋，艙口坐了兩個人，堤岸上緣夫牽船而行。畫上題四句，云：

船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

江水滔滔流不盡，問君辛苦到何年？

將畫送至汪人家內。過了三日，汪人封了一儀，用拜匣盛了^⑦，着价同原畫送還^⑧，說：「家爺多拜上陳爺，賜的畫雖甚好，奈不得工夫領略，是以奉還。」价者依言送至陳樓。陳師開匣，看見一舊紙封袋^⑨，外寫：「微敬」二字，內覺厚重，因而拆開一看，原來是三層厚草紙包着的，內寫「壹星八折」。及看銀子，是八色潮銀，七分六厘^⑩，陳師仍舊封好，對來价說：「你主人既不收畫，竟存下來，待我另贈他人。這送的厚禮太多了，我也用不起，亦不敢領，煩尊手帶回，亦不另寫回帖了。」价者聽完，即便持回。陳師自嘆說：「我如此提醒，奈他痴迷不知，真為可憐。」這汪人因白送了八分銀子，就惱了半日^⑪，直待价者回來，知道原銀不收，方纔喜歡。

他的鄙吝辛苦的事極多，說也說不盡。內中單說他心血苦積的銀子，竟有百萬兩，他却分爲「財」、「源」、「萬」、「倍」四字，號四庫堆財利。有這許多銀子，時刻防閑。他叫鐵匠打造鐵菱角，每個約重斤餘，下三角，上一角，甚是尖利，如同刀鎗，俱用大篋籬盛着，自進大門天井到銀庫左右，每晚定更之後，即自己一籋一籋捧扛到路庫傍，盡撒滿地。或人不知，誤踹着跌，鮮血淋漓，幾喪性命。到五更之後，自己又用掃帚^⑫，將鐵菱角仍堆籋內，復又自捧堆空屋。雖大寒、大熱、大風雨，俱不間隔。其所以不托子姪家人者，恐有歹人通同爲奸^⑬。這汪人